



《孩儿蹴鞠图磁州窑枕》（北宋）CFP供图



《宋太祖蹴鞠图》（元代钱选临摹图，局部）

资料图片

●张向荣 袁丽文

卡塔尔世界杯赛事正酣，关于足球的话题也多了起来。殊不知，足球运动的发源地恰是中国，此论已获2004年国际足联官宣确认。

足球运动在中国古代又名“蹴鞠”，“蹴”是动词，意思是“用脚踢”；鞠，名词，皮革内填充毛发或其他毛物的圆形实心球。传说，黄帝时代已出现类似足球的游戏。西汉刘向在《别录》中记载：“蹴鞠者，传言黄帝所作。”

蹴鞠最初是作为军事训练目的出现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辟有蹴鞠篇，归为军事技巧训练类，后蹴鞠传入民间，唐宋是蹴鞠发展的高峰。宋代缝制“鞠”的皮革由八片升级到了十二片，外形更近于圆形，宋代无名氏词《满庭芳·十二香皮》中明确记载：“十二香皮，裁成圆锦，莫非年少堪收”，“十二香皮”就是制鞠的原料，圆锦即为“鞠”。

官家

“近密被宣争蹴鞠”

宋代是一个高度娱乐化的时代，具有商业性质的“瓦舍勾栏”出现以后，更是为蹴鞠的兴盛提供了空间。宋代社会，上至皇室贵族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从首都到地方，甚至到了“无蹴鞠不娱乐”的地步。据传，北宋画家苏汉臣曾绘《宋太祖蹴鞠图》（现存元代钱选临摹图），就再现了太祖赵匡胤与群臣蹴鞠的名场面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道：“举目则秋千巧笑，触处则蹴鞠疏狂”，蹴鞠已成为宋人节日的必选，宋人诗词对蹴鞠更是多有呈现。

首先，宋人诗词中的蹴鞠多与季节息息相关。蹴鞠作为娱乐活动，是古人春季踏青游玩的不二之选。春季重要节日是清明与寒食，清明踏青，寒食禁火，娱乐的同时也暖和身体，而且，蹴鞠本身就是表演性很强的活动，或表演或观看，增加节日气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北宋大臣宋庠诗《辇下寒食》中有“蹋鞠将军第，吹箫贵主家”句。宋徽宗赵佶多次写诗提到蹴鞠，如《宫词·其一》：“韶光婉媚属清明，敞宴斯辰到穆清。近密被宣争蹴鞠，两朋庭际角输赢。”诗中记载了明媚春日中，宫女们争相蹴鞠的竞技场面。我们虽未曾亲眼见到，但“争”“角”二字栩栩如生地渲染，顿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，仿佛古人的蹴鞠运动也披上了现代球赛的激烈色彩。

百姓

“处处喧呼蹴鞠场”

除了君王大臣，平民百姓更是蹴鞠的重要群体。北宋柳永词《抛球乐》上阙有句“戏彩球罗绶，金鸡芥羽，少年驰骋，芳郊绿野”，其中的“戏彩球”被推测是蹴鞠活动。南宋陆游在《残春·其二》中记述了乡间少年们蹴鞠的热闹情形：“江鹜堆盘粃粒香，山家节物亦穷忙。桑间葚紫蚕齐老，水面秧青麦半黄。语燕似催春事去，游丝不似客愁长。乡村年少那知此，处处喧呼蹴鞠场。”春天来了，乡村春耕繁忙，但不谙农事的少年郎们还在春风中肆意奔跑，耽浸于蹴鞠之乐，那欢歌笑语啊，感染着路过的异乡游子。

宋人玩兴之余，也免不了感时伤怀。北宋文豪梅尧臣作七律《依韵和孙都官河上写

望》：“……蹴鞠渐知寒食近，秋千将立小鬟双。年光取次须偷赏，何用功名节与幢。”诗人看到街头巷尾玩蹴鞠、荡秋千的人们，惊觉又是一年寒食至，果然光阴流转、时不我待啊，梅圣俞（尧臣）由此感叹。

女子

“又著红靴踢绣毬”

据出土文物及文字记载，至少在宋代，女性玩蹴鞠就已是很普遍的现象了。带起这股风潮的首先是宫廷女性，除前述宋徽宗的诗，还有很多文人也曾描写过宫女蹴鞠。

宋初太宗朝臣、王禹偁的老师——宋白，曾作七绝《宫词·其八二》：“幕次春排晓御楼，干官贺雨拜珠旒。斜阳却幸鸳鸯殿，袍夸（裤）宫人尽筑毬。”其“袍夸宫人尽筑毬”说的就是宫女们玩蹴鞠的场景，“毬”即“球”，通“鞠”。北宋王珪作《宫词》再现了宫女蹴鞠时的服饰：“翡翠盘龙装绣额，真珠双凤蹙花毬”，这身打扮是否适合踢球现代人已无从知晓，单是读诗，就赏心悦目甚感清新了。

南宋末汪元量也在《张平章席上》中记录女子脚蹬红靴踢球的可爱模样：“舞余燕玉锦缠头，又著红靴踢绣毬”，女子英气形象跃然纸上。宋人女子参与蹴鞠活动，这与现代人所认为的宋明理学下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，充分说明，宋代休闲娱乐文化相对开明，而且具有全民性。

赛事

“蹴鞠场边万人看”

其次，宋人诗词中的蹴鞠，不但玩的人多，看的人更多，大型比赛现场也不少。北宋仁宗朝进士张公庠作《宫词·二十四》，其中就描写了人山人海看蹴鞠比赛的盛况：“再坐干官花满头，御香烟上紫云楼。万人同向青霄望，鼓笛声中度彩毬。”诗中紫云楼为当时的京都名楼，其上坐满了皇亲国戚，楼下也人头攒动，大家都为了一场精彩的蹴鞠而来，其热闹程度定不亚于现今的世界杯赛事了。

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是忠实的“鞠迷”，他写了很多诗记录人们观看蹴鞠的场景。如七律《晚春感事》：“少年骑马入咸阳，鹞似身轻蝶似狂。蹴鞠场边万人看，秋千旗下一春忙……”遥想当年，“我”还是俊朗少年，春日骑马到了临安，正好遇上当地正在进行蹴鞠比赛，城中万人空巷，都争相去看。此外，读者也从这首诗中获取到了重要的信息，“蹴鞠场边”，显然，宋代的蹴鞠活动已有专业化趋势，专供蹴鞠的场地已经很常见了。

“球迷”陆游不光看球，大概也时不时亲自参与其中，他在《感旧四首末章盖思有以自广·其一》里写：“路入梁州似掌平，秋千蹴鞠趁清明”，路过梁州，恰逢清明，干脆也学着当地人，荡秋千、玩蹴鞠，好不惬意呢。

清明、寒食、蹴鞠、秋千，这些关键词搭肩出现在宋人诗词中，已是概率颇高的文学现象了。它们彼此相携，已不只休闲娱乐这么简单，亦承载着时人的价值取向与情感寄托。蹴鞠既娱乐身心，也相对打破了严密的古代层级界限，为不同身份的世人创造了和睦相处的契机。

社团

“四海齐云社，当场蹴气球”

宋代的蹴鞠文化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原来宋人已把蹴鞠职业化了。除了皇家的专业蹴鞠队，民间也涌现很多蹴鞠社团。南宋陈元靓在《事林广记》中记载的齐云社就是一支很有名的社团，类似现在的足球俱乐部。每个社团内部都有各自的组织规则，但都很注重培养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道德修养。以齐云社为例，“巧匠园缝异样花，身轻体健实堪夸。能令公子精神爽，善诱王孙礼义加”（宋无名氏《鹧鸪天》），在他们看来，蹴鞠活动的目的不仅娱乐身心，还可陶冶性情、培养道德，其艺人还撰写了关于蹴鞠技艺及规则的著述《蹴鞠谱》。齐云社的蹴鞠水平高超，拥有众多球迷，他们几乎每年都约请全国各地的蹴鞠社团齐聚一地，“四海齐云社，当场蹴气球”（《事林广记》），“山岳正赛”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超级联赛了。

宋人在蹴鞠职业化这条路上一往直前，赛事不断，因此“内卷”激烈，这就要求蹴鞠艺人不断提高技术水平。宋人创造了很多新颖高难的蹴鞠玩法和规则，颇有竞技体育的意味。宋无名氏词《满庭芳》记载：“球落处、圆光赚拐，双佩剑、侧蹶相连。高人处，翻身佶料，天下总呼圆”，词中描写的就是蹴鞠技艺之一——“白打”，这种竞技方式不设球门，主要考验的是队员踢高、散踢、踢花样的能力，踢得越高、花样越多，越能胜出。类似于现代足球对球员个人技能的考验，用肩、头、胸、背、小腿、大腿、脚面、脚背、脚尖等部位颠球、顶球、运球等的本领。《蹴鞠谱》就生动描述了“白打”的视觉效果：“似蹴流星侵汉空，如悬宝镜在云中”，如流星在高空划过，似明镜高悬于云端之中，场面震撼，据说北宋的丁谓就擅长“白打”。

高手

“蹶来行数步，踔后立多时”

那么，宋人有没有蹴鞠高手呢？当然有！除了民间流传的宋徽宗高俅蹴鞠轶事，确有史料记载的就有赵匡胤、赵普、苏述、丁谓、柳三复（词人柳永亲哥哥）等。据说苏述的蹴鞠名气相当大，是当时有名的“国脚”。北宋大臣、三司使丁谓更是球技高超，到底有多好呢？有司马光存诗为证：“鹰鹞胜双眼，龙蛇绕四肢，蹶来行数步，踞后立多时。”（司马光《司马温公诗话》），意思是丁谓眼神亮如鹰目，身体敏捷似游龙走蛇，前跑颠球而不落，后立踞球可不倒。这架势放现在，就是妥妥的顶级球星。丁谓也不客气，他对自己的球技十分自信：“背装花屈膝，白打大廉斯。进前行两步，踞后立多时。”（丁谓《句其二》）当然，丁谓因陷害名相寇准，历史恶名昭彰，这又是后话了。

联想一下，如果当时有“世界杯”，宋代“国脚”参赛，赛果又会怎样呢？真是令人神往啊！